



老辅导员来信

辅导员制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这里我们刊登出几封老辅导员的来信，他们可谓是与辅导员制度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辅导员的经历带给他们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些故事既熟悉又陌生，陌生的是那个年代，熟悉的是同为辅导员的奉献与坚持。

政治辅导员和我

○ 董曾南（1953年任水利系辅导员）

1950年，在当时苏联建设“列宁—伏尔加运河”、“斯大林格勒水电站”等“共产主义工程”（其实斯大林格勒水电站装机容量不过1000千瓦，比我们的三峡工程水电装机容量小18倍）的感召下，我报考了清华大学土木系（当时水利是土木系中一个组）。1953年春天，学校为了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成立了政治辅导处，从各系抽调了二十多名学生半脱产（半时学习，半时工作）做政治辅导员。我有幸成为水利系的第一批政治辅导员。

有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让我当天晚上到新林院蒋南翔校长家，说校长约我谈话。原来是我父亲因我担任辅导员需要延后大学毕业的时间而给蒋校长写了一封信。当时我父亲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由于家庭人口较多，经济情况比较拮据，父亲希望我早日毕业参加工作能有一些收入，不同意我做辅导员。因此蒋南翔校长把我找到他家里跟我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了解我的家庭状况，说明为什么学校要选调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做辅导员，并征求我本人的意见。这时我刚刚入党不久，抱有很大的政治热情，因此向校长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做好辅导员的工作。这件事虽小，但说明了当时的学校领导对政治辅导员这一工作的重视，而且我只是

一个学生，校长竟亲自找到家中谈话，这是多么深入细致、亲近群众的作风，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动不已。

1953年前后，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基本告一段落，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已过，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时我们在学生中的思想工作主要是帮助同学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和态度，帮助同学们适应大学的学习要求，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同学们在政治上、业务上成长得更好，成为祖国建设迫切需要的人才。记得当时在水利系我们开展了不少专业方面的教育，例如我们邀请校友讲他们在水利建设中工作的情况，讲他们的理想和生活中的感受。这时很多同学都以将来能战斗在祖国的高山大川为莫大的光荣与幸福。在我们水利系曾流行过一曲《水利建设者之歌》：

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生走遍四方。……一旦建设好了水库大坝，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前面是奔腾的江水，后面是灯火辉煌，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

围绕专业教育，我们在学生中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当时出版了一本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描写一批苏联男女青年在西伯利亚恶劣的气候环境中建设输油管线的故事。同学中组织了讨论、朗诵、漫谈，很多同学都以

书中的男主角——一位年轻工程师阿列克赛作为自己的榜样。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水利建设更是首当其冲，急需大批技术人员投身到建设中去。1952年入学的同学中需要一批同学只学两年，作为大专毕业提早参加工作，很多同学踊跃报名。那个时候年轻学生的思想是那样纯洁高尚，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现在回忆起来真让人留恋。

政治辅导员制度不仅通过辅导员加强了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而且对辅导员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培养。除了日常学校领导对工作的指导和帮助，而且每当寒暑假，学校里都组织辅导员学习政治、哲学等理论，交流工作经验与心得，使这些做辅导员的同志能有一个坚定的立场，提高他们的组织工作能力，锻炼思想方法和革命意志，学会更好地与人相处。做政治辅导员的两年生活，也使我受到很多教育和锻炼，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为迎接今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7年秋天，在经历了当年夏天的“疾风骤雨”之后，何东昌同志找到他照澜院的家里，告诉我不宜再做党的工作，但是可以担任一些行政职务。组织上安排我到工程力学研究班做班秘书（当时班主任是钱学森先生），同时协助张维先生筹办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何东昌同志还要求我把力学班的几门流体力学课程学好。没想到从1958年到1979年我却经历了21年的逆境，受到很大的挫折和考验。但是我并没有丧失革命意志，没有丧失对生活和对未来的信心。正是两年辅导员生活对我的锻炼，使我能在逆境中自强。1959年力学班结

束，我回到水利系水力学实验室工作，在进行水工模型试验工作时，我从和水泥、砌砖墙、做模型开始，做试验写报告，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看到密云水库的白河隧洞出口，潮河溢洪道根据我们的试验结果建成，自己感到生活也很充实。

1983年系里送我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做一年访问学者。这一年我不仅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还做出了一些成果，并且寻找多种机会了解、学习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大学办学中现代的思维和方法，主动与国际水利界一些知名学者建立了学术上的联系。1984年回国后，学校领导安排我主持水利系的工作，1984年10月正式任命我为水利系主任，连任三届，至1994年1月。我想学校对我的安排与我做过政治辅导员及以后的表现不无关系。在担任水利系主任的九年任期内，可以说是我一生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也克服了各种困难的一段时间，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工作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1988年学校召开教学讨论会，由于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和学校中对水利事业看法上的片面性，使得水利系部分师生对水利事业产生了动摇，甚至正式提出要改变系名。这时我在一些教师的支持下，坚持了水利系的办学方向，坚定地为我国水利事业培养人才，但是这经历了一段较困难的时期。随着我国几次洪涝灾害，特别是1998年特大洪水的教训，随着三峡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开展，水资源缺乏的严重性被社会广泛地认识，水利事业的重要性又重新被大家所认识。

水力学是我多年从事的专业，在美